

救援深井中的女童： 通宵下掘 10 米土層，4 次失敗靠輸氧維持

摘要：6月2日下午5點，雲南省紅河州蒙自市假邑村一片石榴林裏，兩歲女童失足掉進廢棄的灌溉井。

狹小的井口祇有籃球大小，却深達12米。消防員下不去，年幼的孩子不太會說話，也無法理解救援方案。過去的辦法不管用，救援人員一批批趕到，情況却愈來愈複雜，挖掘機不能用了，最後回到原始的土工作業，從傍晚持續到凌晨，測量一再地誤差導致救援距離數次錯判。

消防員揮鏟向地心掘去，土層越來越堅硬，媽媽的呼喚從未停止，孩子的哭聲卻越來越弱。

隨時會塌

時間過了凌晨，在暗夜中，兩臺挖掘機左右開弓，像兩隻巨手不停砸下來，泥土被刨出龐大的坑，轟隆隆的機械聲裏有一個女童的哭腔似有若無。

這口灌溉井的井體是由澆築好的水泥管疊堆而成。挖掘機的鏟鬥離井身祇有一米，稍有偏差就會破壞井內的結構，如果垮塌就會危及女童安全。這時距離女童落井已經過去了7小時，兩根樹枝攔腰卡住她細小的身子，保住了她沒有落到井底。

這口廢棄的灌溉井原本掩着塑料膜，藏在石榴園深處。40厘米的直徑大概等同一個成年人的小臂長度，七八歲的孩子難以被容下，但女童太小了。探照燈順着井口往下照，青苔和泥土蔓延在井壁，狹長的洞彷彿無限延伸，女孩濕漉漉的頭是終端的一個小點。

她仰着頭，張大嘴哭。胳膊從印有粉綠色糖果圖案的裙子裏伸出，跟臉上一樣，沾滿土灰。她重復着三個詞：“媽媽”、“爸爸”、“抱抱”，這是她知道的所有語言。

坐在井口的媽媽趴在地上，幾乎把頭伸到井內，牽拉着哭腫的眼皮，腦後的馬尾一團蓬亂。爸爸壯實的身子在綠色T恤裏顯出疲態，腦袋歪在一邊，黝黑的臉上泛着油光，眼睛呆呆望向井口。

警戒綫外圍了上百名村民，他們無人睡去，神色慌張，有六七十歲的老人，也有十來歲的孩子。他們隔着警戒綫安慰孩子的父母，壯實的男人請求幫忙挖土，他們從家裏扛來鋤頭和十字鎬。

大約凌晨時候，哭聲忽然斷了。

消防員司開航察覺不對，開始大聲叫女童小名——“妹妹！妹妹！”這次什麼回應都沒有。以往

火場救援的片段閃過他腦海，那次把人救出時，已經沒了生命迹象。他心裏一驚，加快把手中的十字鎬往硬土上砸。他又試着喊了幾聲，還是沒動靜。他提高嗓門，讓孩子母親也衝下說話。

“妹妹，媽媽在這裏等你！”聽到熟悉的聲音，哭聲又漸漸響起來了。雖然比之前微弱，但讓大家都稍稍鬆了口氣。

司開航來自蒙自市消防救援大隊，下午6點16分，他是第一批趕到現場的救援人員。等挖掘機刨到10米左右深度時，他和幾名同伴站在鏟鬥裏，被送到坑內。之後，得靠人力橫向挖開一米厚的泥土，砸開管壁，他們一度認為那就是妹妹所在的位置。

深處的沙土粘膩，消防常用的衝擊鑽不吃力，換上了村民使的鎬頭，勢大力沉。司開航和同伴們掙圓胳膊，卯足勁兒，一鎬下去，力量像是被吃掉一半。脚下站着的鏟鬥也是一個阻礙。他們每天都有體能的高強度訓練，但面對這堵泥牆，六個二十幾歲的小伙子每幾分鐘就累得輪換一次，一次最多也就刨兩臉盆土。

挖了六七個小時，橫亘在面前的一米泥牆才被刨去大半，露出井壁，消防員們放緩動作，沿著半圈管壁，謹慎地清理泥土。夜已深，假邑村這一小片石榴林地充斥着機器聲、鑿土聲，人們在緊張地交流，每個人都意識到這是生命與時間賽跑。

兩套方案行不通

妹妹掉進井裏大哭時，她的爸爸正在幹農活。傍晚5點的天還很亮，他起初沒意識到女兒不見了，一路聞聲尋找，跑到石榴林裏的灌溉井旁，一家人毫無辦法，爸爸直接撥通了報警電話。

那時，蒙自市消防救援大隊剛結束當天的訓練，部隊的位置在27公里外，司開航正和隊友往食堂走。

警鈴響了，五點半，是食堂開飯的點。不到一分鐘，包括司開航在內的11名消防員分別跳上兩輛消防車，向假邑村奔去。

大家接到報警，原以為是簡單任務。根據爸爸提供的信息，井口寬60厘米，孩子掉落在7、8米的深度。帶隊的蔡孟洋是一名老兵，11年軍齡，他盤算着，這個寬度可以找個身材瘦小的隊員下去把孩子抱上來，實在不行，就用繩索從腋下套住再拉上來，幾年前，他援救過另外一個兩歲孩子，用不了半小

時。

40分鐘後，他們到了現場，蔡孟洋才發現情況遠比他想象得複雜。兩種辦法都用不上。消防員根本下不去，在照明燈打出的光下，祇能確定妹妹裸露的胳膊和臉沒有傷，但看不到下身的情況，妹妹祇有兩歲，沒有表達自己處境的能力，祇是大哭。兩根巴掌寬的樹枝交錯在一起，像膨脹螺絲一樣把她撐在井底。

消防員們迅速分工，井底幽深，很容易出現缺氧的情況。一組接好移動供氣源，把長長的輸氧軟管伸到井下。上等兵趙鑫負責握着黑色軟管，讓她懸在妹妹頭頂半米的位置。另一位戰友在他身後操作氧氣瓶的開啓和更換。

另一組人嘗試把打了活結的繩套垂到井內，這是過去常用的辦法，祇要套到妹妹的身子或者手臂，消防員在另一端稍稍用力拉繩子，將繩套收緊，就能拉她上去。可每次繩套剛要接觸到她，都被小手打到腦後，孩子太小了，她不能理解這種方法。蔡孟洋讓媽媽引導孩子把繩子放在腋下，“手抬起來穿過圈圈”，但妹妹一直處在驚嚇中，祇顧大哭，根本不回應。

又半個小時過去了，救援人員充滿耐心地嘗試了許多次，毫無進展。妹妹的哭聲越來越幹澀，蔡孟洋琢磨這樣下去不行，得想一個備用方案。他跟派出所民警商量，希望能夠協同挖掘機過來，把土地挖開，從側面破壁營救。

這時，收到上級指令的蒙自特勤站十名消防員也趕來增援。隨後，挖掘機和推土機陸續就位。按照蔡孟洋的計劃，兩套方案同時進行。消防員被分為兩組：救人組繼續嘗試繩套方法；破拆組負責挖掉井壁一側的泥土，下到與孩子差不多位置進行破壁，這需要挖出巨量的土方。

這時，救援時間已經過去了7個多小時，夜裏零點半，因情況複雜，紅河州又有六名指戰員趕來支援。大家分工，每五名消防員為一組，每隔兩小時輪換到坑內作業，確保救援不間斷，此時現場有30名消防員。

張誠有10年救援經驗，也沒遇過這種情況。在他印象裏，紅河州很少有孩子落井，上一次蒙自市發生這類事情，還是在七八年前。

比起機械挖掘，人工開鑿進度很艱難，越往下挖，土塊越堅硬。連挖了七個小時後，消防員們體力被耗光，輪換操作的頻率越來越快，一鎬砸出的土塊卻越來越小。

這段時間，妹妹的哭聲已中斷

了三次，又被媽媽的呼喚叫醒，大家有一種意識，孩子安靜了就意味着危險了，但她的聲音越發微弱。

凌晨一點，靠地面指揮人員下放的繩結判斷，離妹妹的垂直距離還有兩米，也就是在地下10米左右的位置，司開航和隊員們清楚地聽到了哭聲，那種求生的呼喊似乎就在耳旁。打燈的消防員興奮地朝地面喊：“能不能從這個地方（橫向）打開？”

誤差

為防止另一側未挖開的地面出現塌方，他們計劃祇橫向破拆半圈井壁。

為了確保灌溉井結構的穩定，保護妹妹不受傷，電鑽祇用最小的型號。司開航先在井壁上打一小圈孔，再用小錘子輕輕敲打，一感到井壁上的水泥有些鬆動了，他就小心地用手掰下來，很快，井壁上就露出了一個小洞，這令大家更興奮了，接着，在靠近洞的地方再打幾個孔，一點點類似剝橘子皮似地把洞口擴大。

司開航身高一米七三，體重六十四公斤，體型較小，他被選為拆破人。將近一個小時，當他預算到洞口大到可以通過時，司開航毫不猶豫地探了進去。從高于妹妹兩米的地方往下看，孩子像是睡着了一樣，靠在井壁上一聲不吭。他很擔心，立馬大聲喊：“妹妹，快醒醒！”妹妹再次有了反應，他用盡全身力氣往下探，感覺骨節都在拉伸，但最遠最遠，他的手指祇能觸到孩子的頭頂，再往下一公分都無比困難，還是失敗，他無法拉到這個就在眼前哭喊的孩子。

地面人員意識到出現了偏差，趕緊比對繩結。在司開航身邊打燈的消防員把探照燈垂直打在井壁上。井口的指戰員重新估算距離，發現剛才的測量存在誤差，因為太黑了，他們還得繼續往下挖。他們預計，一節管子大約兩個手掌長，有30厘米。前後方溝通得出結論，大約還需再縱向破拆5節管子，才能完全抵達妹妹被困的位置，那意味着還有150公分厚度，在愈加堅硬的土層深處，每一公分的下掘都異常困難，時間却更加緊張了，媽媽一直在呼喚，但妹妹的回應已經愈來愈弱了。

此時距離救援已經過去了10個小時，這讓司開航和隊友們倍感緊迫，他們沿着洞口向下擴張，時間一點點流逝，水泥塊一點點地被平穩地掰開，幾乎以厘米計算，妹妹的哭聲由遠及近了，甚至可以感到她的呼吸，隊友們看到妹妹泡在水裏發抖的身子了，坑下作業的消防員再次向地面指揮部確認——是否可以夠到孩子。

然而，他們得到了一個令人沮喪的答案——拉不着，還差3節管子！

更嚴重的問題是挖掘機已經無法作業，粘土挖完了，底部的土質已經變成以大石塊為主的岩層，挖掘祇能依靠人力，此前用鎬砸下

的是一塊塊的硬土，現在鑿下的是一粒粒的石塊。

凌晨三點，張誠跑到警戒綫外，詢問有沒有願意幫忙的群眾，守望的人群一直沒有散去，幾位村民立即響應，他們對鎬頭熟練，對付岩層也有信心。

這時，原本趴在井口的趙鑫跪坐起來，他手裏的輸氧管握了近10小時了，隊友趕緊換上了第12瓶氧氣罐。

凌晨4點半，四野寂靜，鏃鏘聲中傳來一句話，“還有五十厘米！”地面隊員大聲向坑內宣布，口氣裏像是在傳捷報。

這個距離應該夠得着孩子了，司開航第三次把身子探進洞裏，他清楚地看到妹妹閉着眼，嘴唇發紫，齊耳短發上落滿泥土，衣服上的糖果圖案已難以辨認。之前揮舞的兩條胳膊無力地垂在兩邊的樹枝上，下半身浸泡在水裏，可水有多深，他看不到。

司開航的手碰到了孩子的腦袋。妹妹緩緩張開眼，應了聲“嗯”，他大喜却又告訴自己保持冷靜，他救人心急，但又心中默念千萬不能出錯，他輕輕地拍掉妹妹頭發上的土，然後將自己大半個身體努力探下去，把手臂伸到最遠，還是發現沒辦法够到妹妹的胳膊。

他試着用語言引導妹妹把手抬起來，還不會說話的妹妹竟然照做了，那一刻，司開航感到她不再是12小時前懵懂無知的幼童了，此時，地面也安靜了，大家都在等待着結果。

終於，他握住了妹妹的胳膊，非常冰冷，但這種連接是穩定有力的，他試着提起來，但又感到提不動，他又試着搖晃那兩根樹幹，以減少阻力，發現也無法挪動，司開航的汗如雨下，他滿眼血絲，體力也到了極限，他感到小臂在抽搐，這樣的拉伸很容易引發抽筋。

司開航告訴自己要更有耐心，他一邊拉着妹妹的手，向左右慢慢轉動她的身子，因為細小，他明顯感到周圍的泥塊掉落下去，她的身體又鬆動了一些。他順着胳膊下移，兩隻手慢慢够到妹妹的腋下。妹妹的上半身慢慢被提離樹幹，司開航也感覺到了成功的臨界點，他大吼了一聲，把妹妹提舉了起來，一把抱出洞口。

妹妹被凍得縮成團，跟那些挖出來的泥土一樣的颜色，司開航踩着拉梯把她送到地面，接過孩子的是一位醫生。媽媽非常激動地哭了，急着想要抱孩子，但被醫生攔下，因為需要盡快給孩子做檢查。

爸爸和媽媽用力點點頭，跟着到了救護車邊上。此刻媽媽已經有些站不穩了，兩旁的人扶着她，爸爸和奶奶先跟去了醫院。

警戒綫外的村民不自覺鼓起掌來，這時已是凌晨五點鐘。

見到人以後，妹妹再沒哭鬧過，祇把眼睛睜得很大，懵然看着四周的人們。幸運的是，妹妹祇有一些輕微擦傷，次日中午，爸爸媽媽就把她接回家了。



媽媽向深井中的妹妹喊話。



從井裏出來後，妹妹被送去醫院。